



深度

评论

刘燕婷：新愿景、旧忧患，沙特阿拉伯的转型之路为何凶险？

铁腕打击异己，降低石油依赖，保护女性权益，沙地王储在改革的同时，埋下了什么风险？

2019-12-06



2018年6月23日，不同世代的沙特人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滨海路旁的一个码头上。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趋于激烈的中美竞争的同时，全球化时代的信息革命与科技革命仍在继续。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版图同时震荡，那些担心“大象打架”的国家，正如何为一个更不确定的未来筹划，又是哪些因素让它们和它们人民的未来充满变数？端传媒从本月起不定期推出系列评论文章，分析从中东到非洲到东南亚的政经变化。敬请期待。

9月，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位在阿布盖格（Abqaiq）与胡赖斯（Khurais）的石油设施遭胡塞武装组织的无人机攻击，致使沙特每日石油产量骤减50%，更影响全球逾5%的石油供应，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因而飙涨14.6%，涨幅之猛，更甚90年代初的波湾战争时期。

在当代语境中，产油国几乎成了“土豪”的同义字，但事实上这些国家在领受眷顾时，也得承受福利的反噬。以沙特为例，石油收入大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出口收入的90%和预算收入的87%，故只要全球油价一波动，沙特经济便首当其冲：2003至2013年国际油价一路上涨，沙特不仅GDP翻了两倍以上，还名列世界第19大经济体；但2014至2015年国际油价暴跌后，沙特经济就仿佛陷入流沙，其金融储备在2015年从7320亿美元降至6230亿美元，逼得政府只好发行国际债券以免入不敷出。

此外，尽管沙特享受了前十年的油价暴涨蜜月期，产业结构却没有跟着转型，劳动参与率不仅低迷，甚至远落后于多数新兴经济体。许多刚毕业的沙特青年拼了命找家族关系，好把自己送进公营部门，不是因为爱国心切，而是想要轻松工作、坐领高薪；反观私营领域，不论是高阶技术人员、服务人员或一般劳工，几乎有多半是外籍雇员，在沙特1380万劳动人口中，只有310万是沙特人，剩下的1070万则是外籍人士，许多沙特人不是嫌私营领域工作累，就是其职业技能根本不符就业需求，在繁荣的石油经济海市蜃楼后，遍布肥大的公营部门，与依靠关系安插进来的无数冗员。政府行政效率低落、产业转型失能、国民生活得靠外籍人力供养，为未来埋下隐忧。



2003年3月，沙特阿拉伯油田的红色沙丘上满月升起。摄：Reza/Getty Images

而正是在此背景下，“沙特2030愿景”（Saudi Vision 2030）应运而生。此计划的原始概念源于201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提出的“超越石油的沙特”（Saudi Arabia beyond Oil）报告，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沙特久困于石油经济陷阱，应尽早改革体制，力促经济多样化，以保王国长久运作。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听进了这份谏言，终于在一年后发布了“2030愿景”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沙特当局拟定了三大总目标，期望能从社会、经济、国家三方面入手，彻底改造沙特：

一、充满活力的社会：提高城市化程度，培植文化、娱乐与体育产业，深化朝圣观光经济，同时关注环保与国民健康问题。预期目标为接待更多朝圣者，使数量从800万上升到3000万，让沙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册的文物古迹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并将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74岁提高到80岁，等等。

二、蓬勃发展的经济：预计在2030年时，将失业率从11.6%降到7%，同时让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从20%增加到35%，并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从22%提高到30%。而在国家总体经济上，沙特将从世界第19大经济体一路杀进前15强，并提高私营部门在GDP中的占比至65%，更将使非石油出口在非石油GDP中的份额从16%提高到50%。

三、雄心勃勃的国家：反腐打贪、提升政府廉能与透明度，并将非石油收入从1630亿里亚尔提高到1兆里亚尔，等等。

上述计划看似目标众多、涵盖各类议题，主要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度，从而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发展多元的经济社会模式，提升国民在私营领域的劳动参与率，都是为了让沙特摆脱“石油妈宝”的身分，走上永续发展的独立道路。

但是，预想中的改革未必那么顺利。



2018年6月3日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摄：Bandar Aldandani/AFP via Getty Images

石油之国的中产阶级

而“2030愿景”下，中产阶级既关键，也是最首当其冲的一群人。

沙特的中产阶级大约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中产阶级”，例如零售商、店主、小型商业主等；二是国家迈入石油时代后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其雏型源于二战前的政府官僚，并得益于战后政府的招聘计划，吸收了海归的教师、律师、医师与工程师等，逐渐壮大为今日的规模。

据统计，沙特中产阶级约占全国67%的人口，其中传统派占了34%，其余的则是新中产阶级。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新中产阶级中约有八成的人在公营部门就业，职位包括公务员、教师、医师、法院人员，庞大的人群由国家一手赞助而成，稳定的月薪既撑起这些家庭，也延续了新中产阶级的生命线。若由沙特整体的劳动结构来看，中产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约落在8-12万台币（2-3万港币）左右，虽过不了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但维系家用已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公私营领域的工作条件差异，导致多数青年视公营部门为避风港，趋之若鹜。

沙特的就业市场中，公营部门每周平均工时为35小时，且周休两天，还搭配退休金等福利；反观私营领域每周工作48小时，仅能周休一天，甚至不能按国定假日休息，对比之鲜明，显而易见。除工时差异外，工作内容也会影响人们的就业偏好，许多沙特青年宁愿失业领政府救济金，也不肯到私营领域上几天班。久而久之，这种鄙视链还渗入了婚姻市场，许多父母不愿让女儿嫁给在私营领域工作的男性，因为在他们眼中，好丈夫就该在公营部门上班：薪水稳定、假日多。

另一方面，沙特的私营领域因国民长期排斥而萎靡不振，不仅极度依赖外籍人力，工作形态与薪资也相当极化，约有88%的外劳从事司机、仆人、保姆、园丁、厨娘、劳工等低薪工作，每月收入不到25000台币（约6400港币），且待遇极差，常有雇主骚扰、性侵、虐待等事传出，虽说沙特已在1962年废除奴隶制，但综观这些外劳的境况，其实与奴隶相去不远。而高收入的私营领域工作也是外籍人才的天下，其薪水往往会跟主人一起离境，难以长留沙特。

由此可知，若要在失去石油的未来维持经济优势，那么改变中产阶级的工作态度与就职意愿势在必行，而这也是实现2030愿景的关键之一，但沙特的某些结构性政经障碍，却注定了这条改革之路会走得崎岖艰辛。沙特的统治基础虽建立在部落与宗教的结盟上，却也少不了富商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配合，例如在一统半岛的进程中，就有赖吉达（Jeddah）商人多方奔走；建国之后，中产阶级就像只温顺的骆驼，只要经济成长稳定、国家安全维持现状，他们基本上支持政府一切举措，不会展现过激的政治取向。故沙特政府长年都将石油收入投注在公营部门的薪资待遇上，为的就是豢养中产阶级的忠心。如果说为沙特设下石油陷阱的是上天，那么带领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往下跳的，就是政府自己。

自2016年计划肇基以来，沙特政府一心扶植私营领域与非石油产业，包括投资风电、发展太阳能、打造红海豪华渡假村、开放电子旅游签证、准许外国未婚男女游客同住饭店一房以开拓观光市场，等等。但无奈国民心态如旧，面对这种心态，王储不是没下过猛药，例如2016年沙特预算赤字时，王储曾大举削减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与福利补贴来救急，结果国民完全不能“共体时艰”，不仅没因此被逼到私营领域，反而怨声载道，最后甚至上街示威，政府只好在几个月后恢复福利与薪资。

在沙特中产阶级眼中，政府删减公营部门福利就是背叛人民，因为这已是行之有年的“沙特式社会契约”，即政府用石油为人民打点一切，人民就会转而支持政府一切举措，例如排挤抨击政府的自由派人士，甚至在去年爆发记者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遇害案丑闻时，即便条条证据直指王储牵涉其中，沙特的主流民意仍一面倒地支持王储。因而，沙特政府也受限于特殊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的结果，则是限制了2030愿景的宏大蓝图，到头来只为外资作嫁衣，且带来更不可测的结果——近几年雏型已现：2014年的油价崩盘导致中产阶级民心涣散，松化了沙特民众对自由派的厌恶，结果间接导致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极化，致使沙国政治动荡不安，政策在两方之间来回剧烈摆动，热点之一便是女权议题。



2018年6月2日，沙特阿拉伯新获得牌照的女司机。摄：Amer Hilabi/AFP via Getty Images

钢索之上的女权

沙特共有三大建国之柱：石油经济、部落主义、宗教势力，而后两者的结盟更是沙特家族（House of Saud）足以呼风唤雨的基础。早在德拉伊耶酋长国（Emirate of Diriyah）时代，瓦哈比便与沙特定下联姻传统，由沙特一族掌政，瓦哈比一系主管宗教，瓦哈比主义由此而生。但宗教虽能凝聚人心，也足以干涉王政，1979年便有激进宗教武装份子占领麦加禁寺，企图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时至今日，瓦哈比主义不仅是极端伊斯兰的代名词，更成了反现代性、反科学的象征。沙特建国初期便有伊玛目们群起反对引入电话，只因“这不符《古兰经》与圣训的教导”，之后更有反对女性驾驶、禁设电影院等举措，虽常令沙特蒙受批评，但伊玛目们却乐此不疲。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调查，由经济参与、受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政治赋权四大指标来看，沙特的性别平等程度相当低落，于144国中排名第138位，主因是沙特的性别制度与社会风俗，几乎将女性完全隔离于公领域之外，从而导致经济、受教、参政的指数低迷。

在制度方面，沙特的宗教警察严格执行性别隔离制（Ikhtilat），取缔非家属、非夫妇的男女互动，这不仅导致餐厅、咖啡厅都得开设男女两区，也逼使女性却步职场；但即便女性做个全职家庭主妇，还是得受男性监护人制（Wali）的管辖，其虽非成文的法律规定，却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强大传统，例如没有丈夫、父亲或儿子同意，女性无法接受手术、求职、受教育、申请护照，甚至不能到图书馆借书，因为借书证也得男性亲属作保才能申请。诸多规矩横陈在沙特妇女的生活中，偶尔还会铸下不可挽回的遗憾。

例如，2002年3月11日，麦加一所女校发生火灾，许多学生好不容易逃至建筑物门口，却被宗教警察挡了回去，理由是“没有男性亲属陪同，不得自行外出”、“逃难之际没有遵守教义遮掩羞体，致使头发与手臂裸露在外，必须先把自己包好再出来”，前来救火的消防人员也被宗教警察阻挡在外，因为“女学生们服仪不整”。结果最后共有15名女学生丧生，沙特各大媒体皆罕见地批评了宗教警察的错误执法，国王因而取消宗教部门对国内所有女校的管辖权，改由教育部取而代之。除了这次悲剧外，沙特偶尔也有妇女因迟迟得不到丈夫批准，导致错过手术黄金时间而殒命的消息。

沙特过往不是没有性平改革，但就像麦加女校火灾事件一样，必须借力使力，以免引发宗教势力的反噬。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阿卜杜拉国王便以安抚民心为由，下令所有女性用品店，包括内衣、化粧品、黑袍、婚纱等，必须在一年内以女性员工取代所有男性，如此一来既能提升妇女就业率，也可塑造沙特重视女权、有在改革的国际形象。结果此令一出便被宗教警察强烈抵制，因其在过去常以“违反性别隔离制”为由，关闭雇用女性的店家来“冲业绩”，国王此举形同“打脸”。最后在宗教势力的反对下，此令不仅无法彻底执行，更导致200名宗教警察在2013年联合上书，称“让女性就业后，男女接触的情况急遽增加，宗教警察实在难以执法”，要求撤回此令。

妇女虽占沙特一半人口，却因宗教势力，鲜少进入职场等公领域，这不仅导致沙国的劳动参与率低落，也在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开支，例如禁止妇女驾驶后，家家户户都得雇个外劳当司机。故2030愿景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废除诸多性别禁令，好让女性能踏出私领域、进入职场，从而催生了以下诸多改革：2017年，妇女终于能够不用监护人同意，接受教育与健保等公共服务，也能到体育馆看比赛；2018年，妇女驾驶禁令废除，世上最后一条禁止妇女开车的法律正式失效；2019年1月，妇女可以从法院处得知自己被离婚；2019年8月1日，妇女有权登记结婚或离婚，且无需监护人同意；2019年8月2日，21岁以上妇女可以不受监护人干预，自由申请护照出国旅行。

然而以上诸多改革看似收效甚佳，但不过是沙特性别不平等制的冰山一角。自2016年实施2030愿景改革以来，沙特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3.03%增至23.37%，只上升了0.34个百分点。关键在于，男性监护人制仍有其作用，性别隔离制也没有完全废除，更别说沙特社会根深柢固的传统观念，短期之内仍是妇女有效参与劳动市场的障碍。此外，王储在短时间内开放这么多禁令，得承受不小的政治风险。自沙特建国以来，所有的现代化改革，基本上都是与宗教势力做出利益交换，使其暗中默许的结果；反之亦然。例如国王往往会在弹压宗教势力后，放松对于宗教警察的管制，以安抚宗教势力的不满。故有时沙特满街都是宗教警察，原因就是国王刚开除了某位高级宗教学者委员会里的成员。萨勒曼虽成功压制了瓦哈比伊玛目的抗议，但却不可能让宗教势力永远沉默，万一王储因犯下政治失误而失去威信，宗教力量势必会对2030愿景有所反扑。



一名工人在沙特阿拉伯油田管道上。摄：Reza/Getty Images

高风险的转型

对后石油时代的沙特来说，2030愿景或是转型的出路，也可能是不通的死路。王储的大刀阔斧一下子得罪了两大群体——中产阶级与宗教势力。前者不愿放弃政府发放的石油红利，宁可失业也要排队挤进公营部门；后者认为王储对民众强加世俗主义，要剥夺沙特引以为傲的宗教地位。

直至今日，2030愿景仍是一片前途未明的浑沌，且失败机率颇高。依沙特目前的人口成长率来看，到2020年时，国家需创造约300万个新工作机会才能供年轻人求职，届时若油价不涨，那么政府势必会失去中产阶级的忠诚；而宗教势力积怨已久下，也可能在某日拚死一搏，发动第二次政变，令1979年的事件重演。倘若沙特不能超克本身的结构性障碍，长此以往，两圣地之国距离一阵内乱的风暴并不遥远。

（刘燕婷，《中东研究通讯》专栏主笔，习阿拉伯文与科普特文）

深度中东

全球新政经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那些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钱是怎么借的、又该如何还？
2. 【数据透视】稳胜或险胜？建制民主阵营区选数据这样说
3. 读者来函：作为内地生，留守中大是怎样的体验？
4. 理大围城之战
5. 逾越与隔限：反修例运动中的女性力量及性别策略
6. WhatsApp是如何被利用来监控异见人士的？
7. 金马、金鸡隔岸赛果：平行时空各自安好，华语电影的未来将要如此吗？
8. 中美贸易战的600天：关税是如何升级的，又是谁在买单？
9. 缅甸有媳妇（上）：缅甸姑娘的“孤身”中国婚礼
10. 早报：华为回应无罪前员工被拘251天称公司有权举报，“让人害怕”

编辑推荐

1. 台湾大选的十个关键字（下）红白帖、拜票、选举宣传品、假牙、交通建设
2. 反修例抗争在韩国：激荡的校园，沉默的政客
3. 叶健民：香港区选逆转之后，北京可能的管治逻辑
4. 刘燕婷：新愿景、旧忧患，沙特阿拉伯的转型之路为何凶险？
5. 台湾大选的十个关键字（上）宫庙、农会、地下电台、贿选、地下赌盘
6. 媒体观察：中澳间谍疑云，当调查报导遇上新冷战漩涡
7. 影像：伊朗油价疯涨触发民怨，政府强力镇压切断网络
8. 巴勒斯坦没有新闻：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

9. 除了购物，香港人还想在商场看连依墙、讨论时事

10. 邹崇铭：从网络动员到生活自主——“黄色经济圈”的未来想像

延伸阅读

Uber 获沙特主权基金35亿投资，估值已达625亿美元

摩托车上的数字化浪潮：互联网出行与印尼的大国梦想

出行平台在印尼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乃至成为了民族主义的新符号。但劳工权益和传统的政经格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伊朗伊斯兰革命40年（二）：革命之子，城市化与“两面人”

通货膨胀、高失业率、贫富不均：40年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依旧未能获得解决。“开明”与“保守”的区分，若不能惠及民生，都不具备真实意义。

王晓东：刮起外交风波的沙特女性，与黑纱下的缓慢变革

前段时间沙特解放女性权益的改革步伐迈得太大，遭保守势力触底反弹。加拿大指责沙特后，沙特随即强硬应对，恐怕也是为了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外交纠纷，以减轻王室和政府的压力。

沙特启动史上最具野心的改革：将摆脱石油依赖，组建全球最大上市公司

巴勒斯坦没有新闻：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

在这里，年轻人要绞尽脑汁才能说服自己活下去，又很容易放弃一切，作为骄傲的抵抗者死去。